



生活滋味

豆腐常香

□戴晓锦

老话说世上三样苦:行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单说那磨豆腐,以前全是靠人力,无论冬夏,半夜就起,体弱力小者负责向磨眼里填料、清理磨膛,要眼疾手快;力壮者一两人推拉由三根木棍组成的细长三角形磨架,磨架顶点的立杆牵动石磨转,一圈一圈循环往复,石磨嗡嗡声如闷雷。

出浆后用白纱布袋滤浆,滤好浆便煮浆,一口大锅上盖两只半圆形锅盖,这样察看锅内情形时只需挪开半边,能省一半力。大锅烧开后点卤,真是一物降一物,蛋白质凝成豆花。将白布袱子铺在一尺左右见方的木格内,把豆花舀到白布袱子上,盛满后把袱子包好,取一正方形木板卡在木格中,就上“榨”了。

“榨”,是一根长不及一丈的粗木方,一头固定,男人铆足劲用双手压这一头,继而整个人坐压上去,只听咯咯响,拿一根早固定好长短的绳套拴住“榨”这头,利用杠杆原理把豆花所含的水挤出。人们终于可以稍稍歇会儿,一个时辰后,豆花成豆腐,白胖香嫩。这时的豆腐还没有落水(放进水桶养着),寻一头蒜拍碎,以盐、酱油拌上,鲜嫩爽口,有条件的淋上几滴芝麻油,哎哟哟,打嘴巴子也不肯丢,能端上桌招待姑奶奶的。

环一圈铁丝、扎一只草把,就组成豆腐望子。望子升上木杆,告诉人们有豆腐卖,望子下垂说明豆腐已经售罄,如果不挂望子就是歇业,不必跑空。

青菜豆腐保平安。豆腐是寻常人家的家常菜,咸菜烧豆腐、麻辣豆腐,浓浓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在城区生活多年,我总觉得解放路老街上的豆腐包子比肉包子更鲜美。

豆腐不仅能制作美食,还具药效。古代医家认为豆腐能益气和中,生津润燥,清热解毒。可治赤眼,消渴等。

过年前更是家家提前约,豆子送到豆腐坊加工一缸豆腐,年前吃到年后,寓意代代福、代代富。

做豆腐要靠好水。以前或打井,或寻甜水塘。做豆腐的修旺每天傍晚从村里的水塘担水回家,早上担着豆腐担子叫卖。他家的豆腐“老扎”,出货虽略少但滋味醇厚,村民都抢着买。后来修旺扩大生产规模,安装了电磨磨豆子,改用自来水,人倒是省事,但人们就觉得豆腐不是从前的味儿了。

小时候,我到二姑家玩,二姑家靠着一家豆腐坊。阵阵香味诱得我直咽口水。二姑到煮豆浆的大锅上挑了两张豆腐皮,四分钱一张,我一张,表哥一张,两人吃得肚子饱饱,小嘴流油。一锅浆挑出的豆腐皮不能多,挑多了豆腐不好吃。

今年清明节回老家,听说二姑父生病了,忙和哥一起去看望。二姑父在房里休息,九十二岁的邻居崔爹陪他聊天,二姑正在地里挑羊草,家里养着四头大羊。见我们登门,二姑忙洗手要煮鸡蛋茶招待。我们没让她忙活,拉她坐下来闲聊,说起四分钱一张的豆腐皮,二姑笑了:“这是五十年前的价了。”

流年碎影

爷爷的丝瓜络

□吴建强

我出生的那年,爷爷患上了心脏病,于是他一边在家养病,一边照顾刚刚出生的我,俨然成了我的“私人保姆”。从记事起,我就一直由爷爷照顾,每天,爷爷一边择菜、浇花,一边教我走路、识字……

老家的屋后有一小块田,爷爷便利用闲暇时光种了一些蔬菜,还特地支起了架子种了一排丝瓜。盛夏时节,翡翠般的丝瓜垂在藤蔓上,阳光穿过叶片的缝隙,在它们身上织就流动的光斑,随着微风轻轻摇曳,像极了爷爷嘴角永远挂着的慈祥笑容。每当丝瓜结果后,爷爷总会挑几个长势喜人的丝瓜不摘,待它们慢慢老去,瓜皮从嫩绿变成暗黄,风干后再摘下,剥掉丝瓜皮,去掉里面的丝瓜子,剩下的便是缠绕着光阴的丝瓜络——那是爷爷掌心的宝。丝瓜络的用处有很多,大多数人家都是用它来洗碗刷锅,但是爷爷却爱用丝瓜络搓澡,他总是说,“用丝瓜络比搓澡巾更下泥!”

我考入了市里的一所重点初中,然后考入省重点高中,因为离家远,年龄小,爷爷便在市里租了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来照顾我的学习生活。小屋很小,却挤进了一张床,一个书架,一张桌子,还有一个灶台,那就是我们的“厨房”。每天天还没亮,爷爷就起床为我做饭,尽管他轻手轻脚怕吵醒我,想让我多睡一会儿,奈何屋子太小,我常在半梦半醒间,看着爷爷佝偻着背,在狭窄的灶台前忙碌,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氤氲的水汽模糊了他的模样。

我吃相不好,吃起来狼吞虎咽,爷爷总是笑着说:“又没人和你抢,你就不能慢点吗?”说着,他用粗糙却温暖的手轻拍我的后背,生怕我呛着。等我上学了,爷爷开始忙碌起来,洗衣服,买菜,做饭……爷爷把对我的爱融进了一日三餐里。周围的邻居都夸爷爷把我照顾得好,可他们不知道,爷爷为了我,藏起了多少疲惫。

那时学校附近像我们这样租房的学生不在少数,陪读的家长大多是女性长辈,一到冬夏,要去澡堂洗澡的时候,托爷爷帮着带孩子一起洗澡的人络绎不绝,爷爷也是乐此不疲,有时候能同时带七八个孩子一起去澡堂洗澡。那浩浩荡荡的场景让我至今历历在目,不知情的人甚至会特意过来问爷爷怎么这么有福气,有这么多个孙子!澡堂里雾气弥漫,水汽在瓷砖上凝结成水珠,顺着墙面缓缓滑落,爷爷总是站在最中间,声音洪亮地招呼着我们:“孩子们,都别乱跑,小心地滑!”

每当这个时候,爷爷总会带上他的丝瓜络,让我们先在水里泡一会儿,然后挨个给我们搓背。他先把丝瓜络浸透,轻轻拧干,让小伙伴们趴在瓷砖边缘,一手扶着他们的肩膀,一手拿着丝瓜络,从脖子开始,顺着脊柱,一下一下地用力搓。小伙伴们常常被爷爷搓得龇牙咧嘴,有的忍不住叫出声:“轻点!疼!”爷爷却总是笑着说:“不搓干净,脏东西都藏在毛孔里,以后长疙瘩可别后悔!”那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,却又满是慈爱。

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搓澡,因为常年被爷爷搓背,我早就适应了爷爷的力道。轮到这时,我趴在瓷砖上,能清晰地感受到爷爷的手掌覆在我背上,带着岁月的温度,丝瓜络划过皮肤,带来微微的刺痛感,却又让人莫名安心。我能听到爷爷均匀的呼吸声,一下一下,仿佛是这嘈杂澡堂里最动听的节奏。爷爷一边搓背,一边絮絮叨叨地说:“多吃点饭,太瘦了可不好。”我应着,心里却满是温暖。

爷爷就这样一直用丝瓜络为我搓澡,直到我高考考入军校,去了离家千里的石家庄。临走那天,爷爷把新晒干的丝瓜络塞进我的行李箱,反复叮嘱我:“部队训练辛苦,出汗多,洗澡的时候记得用这个,干净。”我看着爷爷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闪着光,像极了丝瓜络里藏着的岁月,突然鼻子一酸,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军校第二年寒假,我因在校站岗,没能回家过年。大年初三,爷爷突发心脏病,离开了人世,家人怕影响我执勤,一直瞒着我,直到我完成任务,踏上回家的火车后才告诉我。火车飞驰,我用力握着爷爷送给我的丝瓜络,纤维扎进掌心带来阵阵刺痛,我的心也跟着疼痛起来,痛到全身跟着一起抽搐……

如今,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,我梦到自己再次回到那间雾气氤氲的浴室,趴在冰凉的瓷砖上,爷爷拿着丝瓜络为我搓背,耳边是他无尽的唠叨……可惜,再美的梦都会醒,只留下这承载着满满回忆的丝瓜络,在岁月里,陪着我,一遍遍地,怀念着爷爷。

水乡风情

蛙鸣相伴

□王文富

立夏过后,暑气裹挟着潮湿的风漫过城市边缘,蛰伏许久的青蛙们仿佛收到了季节的密令,开始活跃起来。一日晚饭后,我漫步在小区旁的水泥道上,忽有“咕呱咕呱”的蛙鸣声破空而来。曾经,乡村的河沟、稻田,乃至雨后的泥泞小径旁,蛙鸣声汇聚在一起,恰似一场盛大的露天“音乐会”,满是自然的生机与活力。

每至夏日夜幕四合,暑气稍稍收敛,蛙鸣便成了最温柔的催眠曲。它抚慰着辛劳一天的农人,在此起彼伏的韵律中,伴着他们坠入甜美的梦乡。犹记得老家村庄前,一方池塘静卧,塘边长满翠绿的蒲草,一到夏天,这里便成了青蛙的乐园。暮色渐浓时,零星的“咕呱”声率先响起,像几只耐不住寂寞的青蛙在试探周遭。不多时,更多的“咕呱”声纷纷应和,声音愈发响亮、愈发稠密,整个池塘瞬间热闹非凡。此时,萤火虫也被这美妙的旋律吸引,它们掠过河边茂密的草丛,盘旋在池塘上方,宛如提着灯笼的小精灵,为青蛙们合唱点亮闪烁的霓虹。隔壁邻居家孩子哭闹不止时,大人们便会用蛙鸣吓唬:“麻子来了,把哭的小孩带走咯!”话音落下,孩子的哭闹声便戛然而止。待忙碌一天的父母鼾声渐起,蛙声也渐渐停歇,整个村庄在最后几声零星的蛙鸣中,归于静谧。

端午节前后,新稻插满田间,青蛙们迫不及待地从各处迁徙而来。饱食昆虫后,它们惬意地鼓起腮帮子,发出“咕咕呱呱”的声音,仿佛在向农人炫耀:“害虫已被我消灭干净!”那时年少懵懂,我尚不知青蛙是农作物的守护者,常常在放学后拿着小鱼叉、背着小鱼篓,在秧田里捕捉青蛙。如今回想,真是无知,愧疚之情漫上心头。

小时候,在闷热的夏夜,天边最后一抹霞光隐入夜色,我与大人们坐在屋前大场纳凉。大人们摇着蒲扇,闲话家常,我一边听着蛙鸣,一边仰望星空,期待着流星划过天际。那时的天空澄澈透亮,仿佛伸手就能触碰星星。明晃晃的月光铺满大场,我与邻家小孩在场上追逐嬉戏,玩得浑身是汗、衣衫尽湿,于是不约而同地向着池塘而去,在家长们“小心点呀”的叮嘱声中,冲向池塘洗澡。可我们刚跑到塘边,还未靠近,青蛙们便像提前约定好似的,集体噤声,只留下水面上一圈圈涟漪,仿佛在调皮地捉弄我们。待我们跳进水中,它们迅速潜入水底,不见了踪影;等我们上岸离开,蛙鸣重新响起,像是在嘲笑我们的笨拙。

蛙鸣陪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,也见证了乡村的四季轮回。

工作后,我长居城市,远离了乡村田野,蛙鸣声消失在钢筋水泥里。如今,忽闻蛙鸣,内心满是惊喜。这熟悉的声音,恰似阔别多年的老友,带着岁月的温度,轻轻叩击着我的心扉。它让我明白,无论走得多远,离开乡村多久,有些东西早已刻入骨髓——那是浓浓的乡愁,是对儿时美好时光的深切眷恋。

蛙鸣依旧,而我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孩童。岁月更迭,改变了太多太多,但当蛙鸣响起的那一刻,时光仿佛倒流,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样。在这喧嚣的世界里,这阵蛙鸣如同山间清泉,滋润着我的心田,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片宁静与慰藉。

